

第六八八冊

經濟彙編

食貨典

賦役部

漕運部

(卷)

一四一西

一五十一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第一百四十三卷目錄

賦役部總論六

江南經略

全遼志 賦役志 秦桐條議

閩書
版籍志

浙江通志 貢賦志 論稿役

食貨典第一百四十三卷

賦役部總論六

江南經略

蘇松浮賦議

書曰淮海惟揚州厥田惟下下蘇松古揚州之域東瀕於海控帶三江環距震澤水多而土淖故田爲第九等而下下也而今日賦額之重惟蘇松爲最愚不能無議焉按大禹時則壤成賦定以九等厥賦惟下上上錯蓋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三代井田之制不可復論自秦而降率皆計畝而稅漢時三十而稅一由晉迄唐增減不一要不過以升合計宋代更定江浙稅法每畝不盈一斗其時蘇州府額徵米三十餘萬石松江府額徵米二十餘萬石載諸史乘可考而知也元初沿宋之制迨延祐間加增無藝蘇州府多至八十萬石松江府多至七十萬石張士誠竊據江南恣意誅求又加蘇州府額二十萬石而民鮮有應者我太祖高皇帝乘乾御宇定天下田賦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蘆地

每畝五石三勺四抄草場地每畝三合一勺嗣因張士誠負固堅守蘇松久攻不下怒民附寇遂沒豪家徵租私簿準作稅額一時增加有一畝徵糧至七斗以上者於是蘇州府共計二百八十餘萬石松江府共計一百三十餘萬石并著令蘇松人不得官戶部洪武七年知民困弗堪詔蘇松嘉湖等府田如畝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再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舊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再減十二斗四斗三斗至三斗六升者減十之一俱止徵三斗五升爲率其三斗四升以下者仍舊額建文二年下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租起稅特以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成祖文皇帝革除後盡反建文君之政蘇松賦額遂不得終邀蠲免之恩宣德五年上御南齋宮宣大學士楊公士奇咨行寬恤之政楊公奏言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上曰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命卽草勅用早頒行每畝舊例納糧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四斗一升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正統元年從巡撫周公忱之請詔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舊額四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蘇州府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府得減秋糧二十餘萬石顧減者雖減而徵者猶重蘇州府尚

存浮額二百萬石松江府尚存浮額九十餘萬石今
照弘治十五年會計蘇州府夏稅小麥五萬三千六
百六十三石九斗一升一合二勺零每石折銀二錢五分麥熟啓徵
絲綿折絹六百九十七疋三丈三尺五寸七分稅鈔
三千二百六十七錠七百一十五文九分農桑絲折
絹一百六十七疋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釐秋糧米
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一斗五升一合七勺
教熟松江府夏稅大小麥九萬二千二百五十八石
啓徵六斗一升九勺絲綿折絹六百九十七疋三丈一尺
五寸七分稅鈔三千二百六十七錠七百一十五文
九分農桑絲折絹一百六十七疋二丈一尺六寸一
分六釐秋糧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
三升二合七勺此實徵之數也嗟嗟蘇松民困極矣
藉曰太祖怒吳民不卽歸附故以加賦示罰至二百
餘年抑亦不忍言矣間考輿圖湖廣最稱鉅省延袤
綿亙沃野千里產殖豐饒諺曰湖廣熟天下足按賦
役志湖廣布政司夏稅米麥一十三萬一千四百石
四斗七升七合二勺零絹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九疋
七尺七寸四分二釐九毫零農桑絲折絹四千九百
九十二疋一丈九尺九寸二分七釐零棉花折布一
十二疋二丈二尺秋糧米豆芝麻二百三萬六千一
百二石一斗六升四合九勺零賃鈔一百七十五貫
八百七十一文課程苧麻折米五十七石一升五合
零棉布七百三十八疋八尺八寸綜而計之每畝僅
科升合又如八閩亦稱繁盛按福建布政司額徵夏
稅麥七百六石五斗九升二合六勺零鈔一萬七百
七十八錠三貫一百七十二文五分六釐絲綿折絹

二百八十疋一丈九尺五寸五分三釐農桑絲折絹
三百一十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零絲綿一百九
十四兩五錢九分土苧六十五斤一十三兩一錢六
分秋糧米八十五萬四百四十七石七斗七升四合
五勺零鈔二貫二百六十四文魚課米三萬一千九
百六十石六斗七升八合絲而計之亦每畝僅科升
合蘇松幅輦幾百里山陵川澤十居二三古稱厥土
惟塗泥常有水溢之患且他省樹藝一歲而兩熟蘇
松二郡一歲止有一熟荷遇凶荒未免啼饑號寒輒
轉溝壑乃不意蘇屬一州七縣之額糧反浮於全楚
一十五府十六州一百七縣之賦稅松屬二縣之正
供較多於全閩八府一州五十七縣之輸將又如直
隸所轄應天府屬八縣夏稅大小麥一萬一千六百
五十四石四斗四升五勺零絲綿折絹一千二百一
十四疋一丈六寸九分二釐八毫農桑絲折絹一百
四十三疋二尺七寸三分四釐四毫秋糧米二十一
萬五千一百五十九石八斗四升七勺零鳳陽府屬
五州十三縣夏稅小麥九萬九千三百五十八石七
斗七升五合八勺零稅絲折絹一千三百八十疋一
丈八尺七寸五分零農桑絲折絹一千三十五疋四
尺一寸五分秋糧米一十一萬三千五百八石六斗
五升九合一勺零揚州府屬三州七縣夏稅小麥三
萬九千九百二十二石二升七合零農桑絲折絹八
百四十一疋二丈四尺農桑零絲六十四兩五錢秋
糧米二十萬六千六百三石八斗六升五合零租鈔
五千二百四貫七十一文牛租米二石五斗淮安府
屬二州九縣夏稅小麥二十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

石二斗九升八合七勺農桑絲折絹一千四百六十
一疋一丈九尺七寸七分九釐秋糧米一十六萬六
千四百二十三石五斗八合四勺廬州府屬二州六
縣夏稅小麥九千八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三合九
勺零農桑絲折絹六百八十七疋一丈三尺三分六
釐零秋糧米六萬六千八百三十七石二斗一升二
合零徽州府屬六縣夏稅小麥五萬一千四百九十
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人丁絲折絹八千七百七
十九疋四尺三分三釐零農桑絲折絹一十五疋一
丈四尺七寸秋糧米一十二萬一百三十三石八斗
六升三合三勺寧國府屬六縣夏稅小麥一萬九千
五十二石三斗六升六合農桑絲折絹三十疋二尺
農桑零絲三十三兩三錢稅絲三百四十斤一十兩
七錢四分二釐六毫秋糧米七萬四千二百六十二
石六斗七升一合九勺池州府屬六縣夏稅小麥六
千八百二十四石七斗五升七合八勺零稅絲折絹
一十五疋稅絲零絲一兩一錢九分七釐農桑絲折
絹一百九十八疋農桑零絲三斤一兩八錢五分秋
糧米六萬一千三百七十二石八斗九升五合八勺
山租鈔二百四十四貫二百七十九文太平府屬三
縣夏稅小麥一萬六千二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絲
綿折絹一百一疋九尺六寸四分二釐秋糧米三萬
三千六百三十六石七斗四升七合一勺安慶府屬
六縣夏稅小麥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三石三七合二勺
農桑絲折絹三百五十三疋二丈九尺秋糧米三萬
三千六百三十六石七斗四升七合一勺常州府屬
五縣夏稅小麥一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石一斗

四升九合六勺絲綿折絹一千五百七十三疋一丈
一尺一分零麻布二千七十七疋二丈六尺六寸五
分零農桑絲折絹三百二十四疋二丈四尺六寸秋
糧米六十萬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升三合三勺租
鈔二十四錠四百六十五文鎮江府屬三縣夏稅小
麥五萬四千九百五十八石七斗五升五合八勺絲
綿折絹二百五疋二丈八尺六寸二分零農桑絲折
絹一十三疋二丈七尺六寸三分秋糧米一十三萬
四千八百七十六石五斗七升三合合直隸十二府
屬十二州七十八縣賦額計之不及蘇州一府舉鳳
陽屬五州十三縣賦額計之不及蘇州府一小縣尤
不平者又如蘇州府屬內崇明一縣每畝額徵亦僅
以升合計而長吳崑崙太等州縣則數倍之疆域田土
古今止有此數蘇松之戶口非有加於前代蘇松之
田畝豈較增於曩時一民之力幾何一歲之入幾何
國家有臣鄰軍旅小民亦有父母妻子也國家有朝
會燕饗小民亦有冠婚喪祭也夏稅秋糧之外加之
官吏耗贈額外科派其何以堪說者且曰蘇松富饒
之鄉貨物輻輳遊玩登臨日費不貲朝廷惟正之供
即多取之而不為虐不知蘇松土俗外似有餘內實
不足其開張字號行鋪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而非
有田者也其華冠鮮服畫船簫鼓遨遊於山水間者
類皆商賈之徒胥吏之屬及浮浪子弟倡優僕隸而
非有田者也其有田者為賦役所困兢兢乎朝不保
夕奚暇為經營之計遊觀之樂哉夫以禹貢第九等
之田閱今而辨天下第一等之賦愚所望於議減者
縱不能如唐朱舊額奈何比故元而加增三倍也抑

縱不能照他省與本省各府之最輕者同例或亦可
彷彿近郡邑如常鎮二府之在輕重間者而斟酌損
益也常鎮二府額徵重以斗計輕以升合計而蘇松
則與常鎮界連壤接者也田畝之肥瘠相同天時之
雨暘人力之勤惰相同而賦額懸殊何不可等而一
之乎將謂祖制不便遽改故未盡豁免始畱此以示
當懲創之意竊見先朝建言忤旨禁錮諸臣新天子
嗣服往往特恩寬釋加以不次之擢又最甚如靖難
時抗節諸人罔不荷恩褒卹獨此蘇松無告之民何
獲戾之深而數代以後猶未遠禁錮之懲創之若是
哉朝廷之上舉行一事動曰法堯舜法祖宗上古輕
徭薄賦豈其未之前聞若遵太祖之法則初年均定
每畝升合之舊章曷不率由而一時遷怒所增顧歷
世奉為成謨也今日者民窮財殫室如懸磬回思向
者謀置產原以為餬口計也且以為子孫久遠計也
今則患苦不勝州縣為關考成催科不容刻緩吏胥
但知肥己悉索未肯少寬稱貸無從典質俱盡甚至
變產備工貿妻鬻子舊逋未完而新賦復欠或敲朴
致斃者有之或投繯自盡者有之向以為餬口計者
今且身家之不保矣向以為子孫計者茲且後人半
為餓殍矣以數金易畝田獲利不及百之一而性命
懸於呼吸不如游手好閒之人充一弓兵民壯可以
坐靡朝廷之糧餉也充一府吏胥徒可以刻剝閭左
之脂膏也於是不敢憾君王而憾天地曰奚生為蘇
松之編氓也不敢怨官長而怨父母曰曷貽此賠累
之產業也噫閭閻顛困之情形至此已極眞賈長沙
所謂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昔日監門上流民

圖當亦未有過此者也計臣謀國第謂江南財賦甲
於天下蘇松財賦又甲於江南議減恐貽國用不足
之虞竊思職方所掌廣大無外蘇松版圖不啻寸幘
尺幅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土作貢儘可資軍國
之需何藉蘇松二郡額外之徵兌紆籌財用務求實
濟無取虛名邇年以來二郡積逋動以數十萬計是
徒負重斂之名而無徵輸之實也朝廷屢下明詔蠲
免舊賦奈黃紙放而白紙徵上有寬貸之迹下無實
惠之沾無寧減省額徵著為令式凡有尺地寸土者
咸沐浩蕩之恩今世世子孫未戴聖朝德意不忘也
善乎孔子告魯公曰薄賦斂則人富會子釋治國平
天下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有若之論微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為人上者恭
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
輸貢賦以給公家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絀
而驅以刑威勢必流離渙散不得已而為盜賊寇劫
殺傷無所不至往者海上之禍可鑒也嗚呼此豈國
家之利哉所以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辛聚之以失
民心周武散之以得天下漢魏之世徭稅至輕且頻
下蠲租之詔維時民安物阜而國用未嘗不充迄乎
唐宋而後日加賦於民而國用未嘗有餘杜氏通典
曰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逃稅則不土
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蠹而國貧大學衍義補曰治
國者不能不取於民亦不可過取於民不取乎民則
難乎其為國過取乎民亦難乎其為民善於致治保
邦者必立經常之法以為養民足國之本所謂經常
之法者禹貢所載貢賦之式而已唐陸贄奏議曰國

家之定賦稅也必先道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
其所取也量入之力任土之宜又曰建官立國所以
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
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
餘才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
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苟其法制或虧本末倒置
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
復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
繅稅農功未艾遽徵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
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
倍酬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遲無所妨速亦
奚益李翱平賦書曰人皆知重斂之為可得財不知
輕斂之得財愈多也蓋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
歸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
人日益困財日益匱雖欲謀暴逆而威四裔其可得
耶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
日來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
益富兵日益強人戴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
得耶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民間之積貯實國家之
外府百姓無死亡亦國之無逋賦也百姓有餘財亦
國之有餘賦也與其取盈於國而為損下益上之謀
孰若藏富於民而為耕九餘三之計與其遇有災祲
而為議蠲賑之恩孰若均定則壤而為可常可守
之規曩歲嘗以芻蕘之見白之大中丞定陶曹公邦
輔公言念及此不禁感慨歎歎即欲繕疏入告格於
軍典不果自是而後益以寇氛騷擾東南之財賦彌
竭兆姓之顛連愈甚誠以偏重之累陳之當宁俾聖

天子知蘇松赤子罹困已極惻然動念特勅農部將二郡賦役彷彿故元舊額兼撥各省及本省各府見徵則例下寬卹之詔以清浮濫之弊則民間之傷痍可平行法外之仁以蘇閭閻之困則行間之士氣可振行見二郡之民義足以致身勇足以赴鬪設有不虞必出死力以捍桑梓之地民盡可爲兵而不必有徵調之煩兵即寓於民而不必有餽餉之勞所謂不募兵而兵強不謀食而食足豈徒延蘇松億萬姓垂死之命將益綿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祚矣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司國計者深慮而熟籌之可也

全遼志

賦役志

國家賦役之制以田以丁江淮以南賦於田者厚而丁則十年次待河濟以北役於丁者多而田則什不稅一此其大較也若遼之制則又不侔大率田歸屯種收其籽粒而各軍餘丁又每歲出緡以給公上之用即間有科田起稅如河濟之例然總全鎮倉之屯種之田十而八九矣若丁則三等九則雖黃髮黧稚無或貸焉是民之困於徵求視中州特最况又有耕軍買馬歲時借備之勞費乎余故併戶口田賦徭役志之覽者合而觀焉可以知邊氓之苦而樽節愛養之政不容一日緩矣

田賦 遼東都司定遼中等二十五衛永寧監額田三萬八千四百一十五頃三畝額糧三十七萬七千七百八十九石七斗額草三百五十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一束額鹽三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七十七斤額鐵四十二萬一百五十斤額貢五味子三百斤人

參五百斤魚課銀六百二十九兩葦炭銀六百兩鹽課銀無定數課程銀無定數銅錢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文金復蓋海草豆價銀一萬一千八十兩五分清河等堡開墾荒田科糧准作年例銀四百三十一兩九錢四分馬價銀一萬四千七十兩定遼中衛野貓湖書院官田三頃佃戶歲租粟七十二石柴三十車

薛子曰按遼東財賦歲籍其土之所入咸以自利而又內帑有給諸路有運鹽政有齊一值凶荒則天子下減租之詔議賑貸之宜所以惠之者如此其至故往時家給人足都鄙庾庾皆滿貨賄羨斥每歲終輦至京師物價爲之減半今入境物力蕭索倉庫空竭雖歲比凶荒抑亦有以致之者聞之鄉耆老云正德間逆瑾貪剝黃皂事興黃皂或服逆瑾編以上供大括民間數載盡是奇靡成俗加以豪右將領日肆侵奪如之何不窮且病也不然攘臂亂亂甘與雲中叛卒爲伍何也夫遼號東陲密邇北虜幸邊鄙無警中外恬安倘復驛驛如列鎮吾不知其所以處之矣司邊計者所宜加之意云

徭役 遼東都司定遼中等二十五衛安樂自在二州招集永寧監均徭銀歲三等審編增損不一先年約計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兩今一萬三千五百三十一兩九錢六分修邊夫三萬八百八十六名修倉夫七百五十名局造一千九百四十五名密造一千二百七十二名納糧五千四百八十四名跟官三千七百九十八名斗級四百一十七名獄卒三百二十八名鼓手二百九十三名水手一百一十二名司兵

五百三十六名

薛子曰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蓋佚之也後世政煩役重至有銀差力差之說然籍其丁貲等其富貧夫民亦甘之遼人荷戈執戈從事邊陲而復勤動不息營辦多方主者且以其意而爲上下豪猾之徒歲比通負而貧者捐瘠而不得免至於遞馬不足復索操騎以備送迎嗟夫遼所恃者士馬爾人竭馬瘠雖與之處平定之際尚不可况將擐有事之日乎是不可不爲之所也

秦桐條議

一先年力差民咸稱便蓋緣不純用銀凡物可以折之後改銀差比照有司三等九則納銀若體而行之誰云不可奈何立法愈密生弊愈多庫收之留難萬狀奸吏之巧取百端其餘應支銀兩反爾遲延旗吏反爾負累此又所當革者也
一有田則有租理法誠宜但邊方之於有司不可例論也試以遼言之昔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恢復北鄙遼之西北有太寧等路幅輳頗廣復太宗文皇帝調胡兵以靖內難遂將大寧路暨遼之大半諸衛實采顏諸夷止留數衛以爲朝鮮貢道其地長而隘擬諸人身寧遠前屯爲遼之咽喉錦義廣寧爲遼之兩手海州遼陽爲遼之腰膀屈伸之處瀋陽鐵嶺開原爲遼之兩足皆迫臨邊鄙者也獨蓋州復州金州去遼漸遠頗知蠶織民稍富庶乃調其官軍各衛戍守爲遼之腹心元氣所以培植咽喉手足腰膀者也彼此相依僅能守禦一或疲敝餘皆受病若加以重賦軍民必不堪命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不可行者

一也民驍俗勁易於激變往昔已然於今恐效茲不可行者二也東南迫大海西北近強胡高者多山陵下者多污澤其地寧前開鐵尤促相距十里此不可行者三也夷情叵測甚難於防農夫已出耕作申歸莫息此蓋欲爲而不得爲視有司朝出暮入欲爲而爲之者異矣其夷患寧前鐵嶺尤多茲不可行者四也民拙不知蠶織土薄罔有所出布帛諸物之用咸取給於有司千金之子輒以陶朱稱焉年凶無就食移粟之地事減無用力求利之途少值凶歲民遽逃散視有司生業多蓄積厚而耐災異者殊矣此不可行者五也事類多端筆舌難狀祖宗當肇造之初經略四方其租賦之重輕疆里之要害廣狹稱量於神智之下者鑄錄不爽矣是知編稅之法行於有司富庶之地輕稅之思庶夫邊鄙寒苦之區茲豈厚於遠東而薄於有司法疎於遠東而密於有司耶直茲以上不可行之故耳若果可行祖宗已先爲之矣奚待於今日耶正德初年逆瑾扇禍不察邊係之重罔知邊戍之難輕變祖宗之法奏遣詳事魏訥編稅遼東邊田激成叛亂貽害良民豈細故哉嘉靖八年巡撫都御史潘珍誤聽培冠之言復踵前轍以行之軍民惶懼失措書生極陳利害遂已乃爰開告許之門因而重稅之茲風一行遊食刁民反以獲志貪官汚吏因以成奸務本農家垂首喪氣餘風至今未殄公私日益多事矣此所當革者也

一先年除屯田正糧外奏加關銀糧樣田糧巡撫米俱無額田歲撥餘丁輪納乃虛糧也嘉靖九年巡撫都御史潘珍奏請上項虛糧免納將鎮守副參等官

莊田奉秦招人佃種納租以補虛糧之數又於民間起稅餘田隨等量加以益之夫加有田之舊稅免無田之虛糧誠良法也但奸吏因緣爲市於無知無勢小民或全加者有之或半加者有之於權豪勢要之家或全不加者有之或乘機開除者有之行不一二年虛糧仍納而未免民稅仍加而未除小民銜負累莫訴之冤奸吏收那移開除之利此政務所當革者也

版籍志

唐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其賦揚州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網綾絹然則閩中賦錢也五代中僞閩爲政諸州各計口算錢謂之身丁錢民年十六至六十免放後漳泉等州折變作米五斗宋興版籍仍僞閩之舊因取官斗較量閩時五斗得七斗三升自是命民歲輸身丁錢七斗五升意二升爲加耗也眞宗之世念南方地狹人貧終身備作租了身丁其間不能輸納者至父子流移逃避甚或生于往往不舉祥符中下兩浙福建除身丁錢四十五萬貫其漳泉興化三州以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奏除錢之惠遂不行之三郡景祐初福建轉運使龐籍請罷之有司持不可慶曆五年知福州蔡襄復以爲言不報景祐三年十一月詔曰漳泉興化自僞閩以來計丁出米最重或貧不能輸朕甚憫焉自今泉州興化舊納七斗五勝者主戶與減二斗五勝客戶減四斗五勝爲定例升作勝出宋祥祐志蓋是時龐籍爲相也元豐八年分主客戶以丁力多

寡科差兼論資產主戶者土著之戶也客戶者外邑之人寄莊守米者也自衙錢法興應役者輒至破產民有父子兄弟自分爲戶或嫁遣孤孀求單丁以避重差有司方且以增戶課最以故戶額雖多丁口實無所益徒誕設具文而已南渡後詔州縣官殿最以生齒多寡爲差而冒增之弊終宋世矣元定人戶爲十等立科差法有絲料包銀夫役三項皆視丁力輪辦其詳不可攷然聞之故老其治鹵莽闊疎大約額不及宋口數髣髴之國初定閩中即令民以戶口自實至洪武十四年始頒黃冊式於天下戶目凡七曰民曰軍曰鹽曰匠曰弓兵曰鋪兵曰醫令其各以本等名色占籍十年則覈其老幼生死而更造之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壻乞養子歸宗另舉者聽異籍惟軍籍禁不聽有清勾法蓋慮其分異而規避凡科敷物料及差役十年一事男子年十六以上爲成丁丁當米一石事其身貴者老者疲癯殘疾者皆復之而不事而要之七戶之中軍民爲重軍戶又視民戶幾三之一其丁口幾半於民籍夫軍戶何幾民籍半也蓋國初患兵籍不足民三丁抽一丁充之有犯罪者輒編入籍至父子兄弟不能相免也乃今多耗矣正德十四年沈御史灼欲民易辦始行八分法每一丁歲徵銀八分以充歲辦等料惟差役仍舊十年一事云今庶民之家登冊者名爲官丁不登冊者名爲私丁官丁納官錢約可三錢私丁則里胥量其家之人口多寡財力豐調而取其資以備衙門應役之用亦其勢也有司編審之時率視米多寡量註丁口皆非實數矣然予觀漢王成僞增戶口隋裴蘊以

戶口脫漏詐註老小奏令親閱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夫如是也何必實數何必不實數哉

賦役 唐以前尚已僞闕王延鈞弓量田土第爲三等膏腴上等以給僧道其次以給土著又其次以給流寓其科取之法大率做唐兩稅而加重焉宋太平興國中遣左補闕王永大使寺丞高象先均福建田稅歲獨僞闕錢五千三百二十一貫米七萬一千七百餘石舊日無名之征悉從改罷遂以田土高下定出產錢而第多寡五等爲人戶貧富之差徵輸兩稅一以產錢爲宗又有夏秋二稅夏稅有折變布稅小麥稗草三項秋米有糙白二米有折變黑豆一項凡折變者並與除本稅然非產錢及三等以上者不科此宋賦法也分鄉吏二役以五等爲差鄉役之法以里正督財賦以戶長承符帖以耆長察盜賊後罷里正募耆長熙寧六年行保甲法五家爲比五比爲保正有長十大保爲都有都保正副專糾察鄉里非常令其相保餘差悉以稅戶等第出錢雇募元祐罷之復行差法紹聖以後復行雇募而耆戶長應募者役錢多不時給久之亦廢保正副遂兼其役屢以繁重搆訟雖爲更法裁省而不能止嘉泰以後鄉民始有出田募人入役者謂之義役由是訟者稍息吏役之法其初以衙前主官物人吏貼司書手掌案牘手力散從官給趨使至雜職虞候之類皆從稅戶均差而衙前一役以里正兼之多至破產皇祐中韓絳蔡襄極陳福建衙前之害詔免里正兼役而衙前破產如故熙寧行雇募法人頗便之後雖罷於元祐復於紹聖然紹興以後竟行雇募差役之行也官戶及僧寺道

觀女戶里丁俱不差遣熙寧後以產錢高下出錢雇役名曰免錢舊不差遣者今出半錢及建炎置諸縣弓手併官戶所免半錢皆徵矣是後鄉役兼責保正副應募役者多不給錢而役錢移入上供此宋役法也賦法行之既久田以荒墾互異而僞匿徭寄壞蠹日生至於產錢不實五等人戶亦無足據朱文公主簿同安深知其弊後守臨漳上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虔州圖籍尚有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兩便獨漳泉汀州未行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安可底止臣不敢先一身之勞佚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請令臣得推擇官吏委任責成打量畝步算計精確攢造圖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戶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本州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租課田名色不一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比來吏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闕無田者反遭徭寄今欲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稅租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一文納米幾何只就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照元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邑倉庫除二稅簿外每二年鄉造一簿縣造都簿通載田畝產錢實數送州印押付縣收管民有交易對行批鑒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又有廢寺閒田爲人復占計本州召人承買不惟田業有歸亦免稅賦失陷又合韓愈氏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皆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辭說以惑聽聰賢士大夫

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虞今已仲秋去農隙只有兩月乞即詔監司州郡施行既漳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兩可之說朝廷疑焉至役法之變起於王安石其利其弊世論已定而後世雇役之法竟從安石所變此宋家賦役始卒之大略也皇朝洪武初籍天下田地山林池塘海蕩之名數分官民二等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其係之官者有職田有學田有廢寺有沒官田有官租田職田者唐制職官所分之田也學田者府縣以贍學校之田也廢寺田者寺額廢而田入官者也沒官田又有原沒今沒之別皆籍沒之官者也官租田者籍沒之田而募人耕種者也其賦亦分夏秋二稅夏稅徵鈔秋稅徵米民產畝科夏稅鈔四文秋米五升蓋一則而已惟官產輕重不同有甚重者至一石輕者亦至一斗宣德五年乃下減分之令凡官米徵一斗至四斗者減十分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分之三遂爲定則官米舊時本折中半折色米徵銀解京本色米存留各倉民米舊以十分爲率七分徵本色派倉三分徵折解京正德十四年御史沈灼奏官米俱折銀解京民米俱存留各倉官米分四等徵納三斗以下每石折銀三錢六分三斗以上每石折銀三錢三分五斗則米每石折銀三錢七分七斗則米折銀二錢五分如官米多從解京原額則以解剩官折撥倉與民米兼充軍糧如官米不足解京原額則取民米之折價者以足解京之數其民米并秋租鈔米半納本色半納折價價每石折銀五錢新增起科米并淨

糧米俱全徵折價每石二錢五分相兼分撥各倉凡官民米皆有加耗每官米一斗加耗三合五勺民米一斗加耗七合其耗米準備倉廩虧損弘治年間紐入正額支銷其後坐派各倉民米每正耗米一石又增耗米五升亦作正額支銷此賦法也凡役法有正役有雜役里甲老人謂之正役即宋之鄉役也均徭驛傳民壯謂之雜役即宋之吏役也里甲之役圖爲十甲以一戶丁力相應者爲長統甲首十戶籍在坊者謂之坊長在鄉者謂之里長歲輪一甲見役專掌催錢糧勾攝公事及出辦上供物料老人之役凡在坊在鄉每里各推年高有德一人坐申明亭爲小民平戶婚田土鬪毆賭盜一切小事此正役也均徭之役十甲輪差十年一次正役歇後五年一著役其編役之制米一石准夫一丁辨民老弱不任役與有員役及鹽戶當免役者計一年該役額數各以應役丁米填各衙門差使應出銀者謂之銀差應出力者謂之力差銀差之役有鎮守府長夫有市舶府殷實有布政司祇候按察司祇候都司經歷司祇候市舶提舉祇候本府知府各衙祇候本縣各員祇候有知縣等四員各馬夫有府學齋夫膳夫縣學齋夫膳夫此銀差也力差之役有市舶府皂隸有布政司獄卒有清軍館書手有按察司直堂隸兵庫子有鹽運司直堂庫子隸兵有市舶提舉門子有本府直堂隸兵及經歷照磨所直堂門子有各庫庫子架閣庫庫子有司獄司獄卒有倉斗級有各衙門門子有府學殿夫門子庫子斗子有衛軍器庫庫子本縣直堂皂隸直堂門子庫子禁子倉斗級有山川社稷邑厲壇

門子有稅課司巡欄各鋪鋪司兵有驛館夫有縣學殿夫門子庫子斗級此力差也驛傳之役諸縣通紐其縣之民米編充各驛馬驢夫防廩給之數各以糧米多寡截排日子依次應當歲週復始至十歲則再編凡使客有關符以關符當予者予之民壯之役各縣各有弓兵機兵以備寇兵以上皆雜役也此役法也賦法若沈御史善矣乃以其官米折銀解京也每石三斗以下則三錢六分三斗以上則三錢三分七斗則二錢五分耗半於民且無他徭則是繇重而之輕民米折色者石銀五錢驛傳機兵均徭在邑槩有六錢况本色之米又難槩以五錢爲則者則是似輕而實重於是粥田之家急於其田之粥而受粥之家持以官則之輕於是有以官作民而粥之者亦有戶本重則急作輕則而粥之者田去產存肌骨日侵則有入錢里胥飛詭旁射或以演溪濱海崩陷爲詞或有以新墾收戶而浮糧賠賂實起於此往往有戶無浮糧忽然增掛忍爲賠納又有實浮反行加派而無浮反暗浮減者其弊至於嘉靖之季而極里甲之役其始催徵錢糧勾攝公事而已後乃以支應官府諸費若祭祀鄉飲迎春等事皆其措辦浸淫至於雜供私饋無名百出一紙下徵刻不容緩加以里皂抑索其間里甲動至破產正德十五年沈御史灼議將通縣費用分正雜二綱以丁四糧六法科派綱之爲言提綱之謂也正綱費用可得稽按雜則私而難考矣嘉靖十六年李御史元陽知其多費再議徵銀儲庫用度各有定則但額外費多支應不給仍令里長貼辦稱爲班次又爲雜泛名色猥瑣甚或借辦鋪戶全

不償價或半給者有之較其一年之費倍之二綱之數而里甲因矣均徭之役最重莫如庫子編排庫子所以策應心紅紙劄酒席下程之費官司廉儉尚有爲民撙節其漫無賞省者狼藉乾爛不復顧惜民役數日費殆不貲驛傳之役則民持金入驛雇募夫脚策應官府迎送過客仕宦之人往往挾帶寶從行李輻重過當於是相爲隱避有潛數竣事之期囑託幹旋令其改日就道者機兵之役則坐名與民戶對支挾在官之人下鄉強索恆至倍蓰蓋承平之世尚可支撐被倭之後破壞蕩折而法猶如故此其弊亦至嘉靖之季而極賦法弊矣說者謂宜展畝方田而萬曆初年江陵相始議行之相度高下膏腴定爲上中下三則折爲實畝配官米若干民米若干鈔米若干有寺田久廢而入民家者亦如民田配產要以無失舊制二米原額而已而受田之戶分受魚鱗一紙弓步畝數令可自稽而浮糧悉清役法弊矣嘉靖末年撫按兩院始令各縣除正雜之名止稱綱銀以一年應用通計實數只據見年丁糧多寡每戶徵銀若干審定規則先一月徵收在官以應後月支用而又行十段之法以均徭役加徵雇役之議以蘇民困而民尚病既閩中倭寇總兵繼光用所練金華兵蕩滅之遂調金華兵守戍而汪都御史道昆加派軍餉之議與丁四糧八奉旨定賦而民又增一役矣

按均徭舊規十甲輪差十段法將暨縣實差丁糧以甲爲次分作十段每年輪以一段編差蓋以十甲輪差遇有本甲丁米多者則銀少而差輕或有本甲丁米少者則銀少而差重未免有不均之歎

故更以十段而均其丁米所以使十年編銀無多寡之異而任役無輕重之懸

隆慶四年戶部題准江西布政司各項差役逐一較量輕重係力差者則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係銀差者則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增耗通計一歲共用銀若干照依丁糧編派開載各戶絲帖立限徵收有丁無糧者編為下戶仍納丁銀有丁有糧者編為中戶及糧多丁少與丁糧俱多者編為上戶俱照丁銀并納著為定例往時編某為某役某為頭戶某為貼戶者悉行革去各一條鞭法其法蓋即朱文公輸納產錢分隸元額之意然未有行者萬曆初年龐都御史尚鵬始推廣行之尚鵬自嘉靖之季為都御史則已奏革天下郡邑庫子矣自是條鞭法行則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綱徭兵站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均支異時民間徵派名色一切省除其日綱即舊之綱銀也其日徭即舊之均徭也其日兵即舊之民壯也其日站即舊之驛傳也法行而民甚以為便蓋賦役之法始也煩繼也簡始則賦役分為二今則合為一矣

浙江通志

貢賦志

浙江布政使司戶一百五十四萬九千七十二口五百一十八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官民田地山灘塘蕩池河溪港之屬共四十四萬六千七百五十九頃四十九畝七分八釐六毫七絲六忽三微三塵於是有貢有賦有役賦則有夏稅秋糧魚油翎鰓額辦坐辦雜辦役則有銀差力差貢曰芽茶五百斤曰黃魚三

百尾賦夏稅曰麥曰絲綿曰絹曰小絹曰鈔曰農桑折絹其屬零絲藍靛改徵黃麻桐油料銀凡九秋糧曰米曰絲曰絹曰鈔曰鹽糧曰鹽鈔曰芋布曰蠶麻布曰馬草曰魚課米曰課鐵曰課程其屬鈔鉛荒樓房地租絲絹曰魚油翎鰓其屬魚油折熟鐵折銀珠魚線膠魚鱗折魚線膠翎毛折鐵折熟鐵翎鰓折黃麻生鐵生鐵折桐油折麻熟鐵熟鐵折芋麻折麻折桐油生銅生銅折麻折桐油熟銅熟銅折麻折桐油黃麻白麻絡麻芋麻銀珠折麻折桐油生漆生漆折桐油折麻凡四十七額辦曰胖襖曰弓張曰皮張曰藥材曰薦新甘蔗曰曆曰紙曰書籍紙曰筆管曰兔皮曰香狸皮曰山羊毛曰蠶細銅絲曰蠶細鐵線曰鐵條曰針條曰青花綿曰線子曰桐油曰鍍白銅絲曰備竹曰紫竹曰笙竹曰斑竹曰白猪鬃曰桐木曰松香曰光葉曰槐花曰梔子曰烏梅凡三十坐辦曰軍器料曰淺船料曰水牛皮曰白真黃牛皮曰白硝鹿皮曰段疋曰肥猪鴨雞曰木炭曰木柴曰荒絲曰扇風板曰白中夾紙曰金箔曰串伍素深青紵絲曰白生素平羅曰皂縐紗曰蓮肉曰銀杏曰紅棗曰菱米曰柿餅曰香蕈曰筴笋曰杏仁曰火燠猪肉曰蜂蜜曰茶葉曰黃蠟曰白蠟曰貓竹曰水竹軟篾曰大紅熟絲細線曰青熟絲細線曰筆竹曰長節貓竹曰長節苦竹曰白絲曰農桑絲曰白榜紙曰藥榜紙曰燒造土曰軟竹篾曰本色黃紙曰折色白紙曰曆日紙曰改抄紙曰梨木板曰翎毛曰野味銀曰芽茶凡五十雜辦曰祭祀銀曰科舉銀曰舉人牌坊路費曰進士牌坊曰貢士路費曰武舉路費曰軍器路費

日織造解扛路費日各衙書手工食凡九役銀差日京班司府縣柴薪日南京直堂隸卒日司府縣馬丁日儒學齋膳夫日逃絕富戶解戶凡七千九百八十七名力差日庫子日斗級日解戶日門子日隸兵日獄卒日應捕日巡欄日弓兵日工脚日館夫日鋪兵日渡夫日壩夫日楔夫日閘夫日岸夫日橋船塢夫日海塘夫日黃魚水手凡二萬七千九百八十二名其鹽賦隸運司庚辰按字按浙為揚州南壤自禹登茅山會計諸侯定其土田貢賦之等曰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周公辨邦國都鄙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曰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是何聖人若是乎其詳言之也非以取民自奉娛心縱欲也所以畫地授時懋遷有無周知利害使同其利以裕民用也所以立之中正而不敢過以養君子流暢國脈上以事天地宗廟下以控夷狄而安養黎庶也學士大夫序次貢賦多談損上益下之理而不察其故皆虛語也越無余吳泰伯其籍莫考夫差勾踐據浙東西相仇敵無虛歲財匱於兵剝髓椎膚伏屍流血於西陵檣李之問秦廢井田以賦稅重賞賜諸子功臣泮江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以望東海毒流地脈赤狐黑鳥至今可為於邑也漢滅秦尚仍其貫况隋唐不蹈之哉然亦少更吳越錢氏厚斂以事奢僭宋都臨安竭中國以奉遼金皆取民如恐不能勝况望以體國經野之事哉明興經畫兩浙辭

高下原隰以則土壤辯土地物生以定貢賦辯四民等數以制財用均徭役法意比於禹貢周官也及讀免兩浙秋糧詔則又令人感激涕下霑襟知我聖人植本之慮遠也故洪武二十四年戶二百一十二萬八千二百二十五口一千四十八萬七千五百六十七田土五十一萬七千五十一頃五十一畝夏稅秋糧二百七十五萬二千七百二十七石錢鈔共二萬七百七十六錠絹一十三萬九千一百九十九疋迄茲百九十餘年來宜益滋殖乃考今籍戶口土田不加多賦役不加少至於等則名色又紛糾瑣屑不可盡識殫書是何議民之詳也即今倭夷入寇兵事倥偬財用匱乏夫財用匱乏之則徵斂之名多賦役繁重則規避之弊巧相因之勢則然耶聞諸人之言曰田苦則多賦苦名多失實不均長奸滋弊失其次矣苟廢上中下三則計畝均賦約以布縷粟米力役之征而盡廢無藝是或救弊卹民之一道嗟乎賦猶不均况均田乎名猶不定况責實乎義黃邈矣禹貢周官亦過計乃若出入文網塗民耳目則誠無藝矣

論徭役

明萬曆時鄉賢陳善論曰方今談國計者疇不念征役重哉顧事至繁猥夙敝所乘纖巧百出豪黠鼓弄而衣食其間者世相仍也吏初縮銅墨其謠俗要領或亦稔知故觀觀者既逡巡故牘漫不詰可否英踣之士亢志高華又一切以簿書厭苦之期速具報成事而已亦烏計利病耶乃如豈弟君子念切病瘼思剔蠹以便益民則豪右世家輒見以爲不便羣起煽搖務敗乃公事斯已役事豈易言哉非廉明才敏疆

有力而不惕於禍患者其孰能辦之雖然保民者不在臨事而在平時苟素拊循其民使田里無愁嘆之聲即人人安其所矣而又寬征薄斂隨事加惠斯仁矣乎

明天啓時仁和令周宗建論見年之弊略曰見年每一年一輪一里有十甲里長十甲里長又有十甲散戶甲首少則三四百戶多則五百戶一輪見年各種錢糧盡皆見年一人身上追比縣令以爲執簡御煩之法不知十甲之欠戶最多一身之力量有限以一人而欲遍十甲催納力不能週以一人而欲代一里應完財不能給一臨比卯只有就地受責一法實爲可憐假如爲人命盜賊監繫固圉按院會審不過一年責一次至於當見年一月比三卯責三次甚則一月比六卯責六次鐵石人亦難堪矣親身受責下次安能再受况如未進之儒童孀婦之幼子負病之良民衰殘之老人一輪比卯如就死地不怕不盡力以供差人之欲買差人可以雇人代責又不得不買書房買書房可以將沒作有以少作多是一卯之中值月錢班裏錢雇人錢差歇書手候卯酒食錢非三四兩不能過一卯十卯不三四兩乎說者謂何不將此三四兩完官而花費無益如此不知額頭如欠四

年不完明年又比明年不完後年又比欠數愈久愈難稽查見年之比責如故一年錢糧比至三十年不完必望赦而後已者豈民之無良哉豈民之不惜身命而吝錢財爲鞭扑哉止以錢糧不清保歇書差大家侵烹獨苦者是小民見年耳况比較見年名曰簡易而實煩瀆今錢糧一月比三卯是一年四十卯矣三年前錢糧尚未完足三年之間一百二十卯可謂煩乎拘提頑戶一里之中極多不過八九十名少則五六十名即逐名摘拿亦甚有限限豈皆頑梗者即此言之難易更較然矣此設立見年之積弊不可不破也

十兩即完三四兩不免於責不得不開用以救目前之打且其中更有一情節見年其總名耳有三五人共充者有十餘人共充者假如趙甲值正月比卯受責過矣捱至二月錢乙值月錢乙責過三月又捱孫丙孫丙復然是以一里之中錢糧不過一二百兩而一年之間開費反不止於一二百者職此故耶且今

食貨典第一百四十四卷

賦役部總論七

古今治平略一

三代田賦

昔者堯遭洪水天下昏墊乃使禹平水土禹因任土作貢別九州之士以定田賦冀州厥土白壤厥田惟中中厥賦上上錯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徐州厥土惟墳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制九服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鉉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庶土交正致重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則貢賦之法實助於此矣由今觀之其賦也自冀及雍凡有九等焉而賦出於田取之無過什一不欲盡其所有也然而惟兗一州賦與田相當

他如荆之賦高於田五等雍之田高於賦五等者何則以地有定宜人無常力由人力有多寡故賦入有重輕所以釐上中下而為九等者制賦各使其平也其貢也自冀及雍亦有九等焉而貢因乎地貢之必待錫命不欲強其所無也然而侯綏要荒各以其土之所產為貢而或包或匭至如冀以畿內王之所食則百里總二百里鉉三百里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者何則以地有遠近故納有精粗而近者力易致其粗遠者力艱致其精所以分總秸米而為五等者制貢各取其便也蓋畿甸在近王自以什一取之則為賦四服處遠諸侯各以什一取於國而貢其所有則為貢其實一也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者也殷承夏制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為御乃公田則七十而助籍而不稅而供官為御畢賦諸公田是以其求寡而供易足所謂殷人七十而助者也迨至周官法尤詳備以斂財賄則有九賦以致邦用則有九貢九賦者任之九職者也故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財貢器用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衛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其立制也通天之下田皆以井授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凡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

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人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士工商受田五丁乃當農夫一人此平土可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瘠多少為差自九夫為井廣之而四井為邑廣之而四邑為丘廣之而四丘為甸廣之而四甸為縣廣之而四縣為都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畝莫不中為公田外為私田公田以為稅私田以出賦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賦充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實府庫賜予之用此其略也而至其斂之太宰者則又有輕重遠近之不同一曰邦中之賦則國中場圃之所任也而園廬則二十而一焉二曰四郊之賦則王畿百里之內士賈官及牛賞牧之所任也而近者什一遠者二十而三焉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公邑之田任焉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稍之賦畿三百里采邑之田任焉大夫之采地也五曰邦縣之賦畿四百里小都之田任焉卿之采地也六曰邦都之賦畿五百里大都之田任焉三公與王子弟之邑也而甸稍縣都則皆無過十二焉七曰關市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也八曰山澤之賦虞衡數牧之所任也所謂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焉九曰幣餘之賦官府出入經用之所餘也是故國中四郊之賦則閭師征之野之貢賦則縣師征之其始也以九穀為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所以便民也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斂所以因時也至於凡宅不毛者出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所以勸耕織而警游惰也而鄉遂近王城豐易察則使之什一以自賦而用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偽難知則使之九一以中公外私而用助法所以相地宜而悉人情也總而名之曰徹所謂周人百畝而徹者也九貢者致之邦國者也畿內固有賦稅矣達之畿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為祿轉而納其所賦若其半若三之一若四之一於王則賦之名變而為貢然總之諸侯什一取於民天子又什一取於諸侯皆起賦於九功則一也至其掌之冢宰者則亦有遠近輕重之不同一曰祀貢以犛茅二曰嬪貢以絲枲三曰器貢以器械四曰幣貢以皮帛五曰材貢以木材六曰貨貢以金寶七曰服貢以元纁八曰旂貢以羽毛九曰物貢以土地之所有於是大行人掌以待之而侯服者祀甸服者嬪男服者器采服者服衛服者材要服者貨至蕃服各以所貴寶為摯而幣帛旂則各自其所產貢之所謂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以貢各以其所有不強貢也然則致貢云者亦猶禹之任土作貢乎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強其所無致者聽其自至而不強其不來皆一也且周公之制是貢即以供是用今觀其物盡服食器用之需賓祭喪旅之用無一毫濫設而罔取者且入之太府內府者一則曰以待邦之大用再則曰以待弔用而行人之適四方者則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是以其所入而還以遺諸侯也及其國有五事則又令慶賀哀弔之賻贈賜委犒餼之是以其所致而還以為諸侯用也此成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也

與周衰諸侯恣肆日增重於賦斂魯之宣公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賦則猶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二甸而加一乘蓋羨卒盡用而兵車之賦非復司馬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蓋以田為率而私田之賦益非復載師之舊當是時季孫以田賦訪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軍旅之出則徵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秣米不過是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以為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是取之既無藝矣至於邦國之貢亦悖亂而無統或來求金或來求車是不復有致用之意或來求賵或來求購是又不復有弔用之常甚至苞茅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奉辭而伐罪男服使從公侯之貢鄭人得以藉口而告晉則是貢法至此而不存且內而侯國職已廢矣外而蕃國况能必其來貢如肅慎之矢越裳之雉有以自獻於天子哉是自虞夏來貢賦之法所相承而無弊者至春秋而掃地盡矣馴至戰國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虐取彌甚而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治焉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民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安所傳是兩匱之勢也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對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

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故曰文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篋篋實府庫篋篋已盈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及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盡壞井田開阡陌更制貢賦之法急耕戰之償自是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略巨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提封萬里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畢專以自予因舍地而稅人令黔首自實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豪猾放之耕其田者見稅十五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雖欲不亡豈可得哉

兩漢田賦

漢興高祖以天下新定百姓失業下無蓋藏約法省費田租什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帝即位躬身節儉十二年賜天下民租之半明年詔除農租孝景二年令有田者半出田租蓋三十而稅一矣然時因秦舊無復古法建都之初召天下名族與之關中田宅蕭何為相至請苑為民田而下獄文景因之未立等制豪強占田踰侈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民反輸豪強大半之賦故官惠優於三代豪強酷於亡秦蓋不正其本而徒獨除田租適所以資奸猾有如此也至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費役煩

與董仲舒言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使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是以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蓄妻子極愛故民悅而從其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筦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而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井之路而令鹽鐵皆歸於民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帝不能用當其時雖用度虛耗利析秋毫然獨租免賦未嘗不行焉昭帝始元中詔民得以律占租元鳳中令三輔得以菽粟當賦宣帝勵精圖治加意撫循其於田租也或以鳳凰所集而免或以地震災旱而免或以行幸所過而免嗣至哀平代有有放然其後張禹占鄭白之田四百餘頃他人兼井者類此而民彌困哀帝時師丹踵董相之策言曰古之聖主設井田而後治乃可平文帝務農桑躬儉節民以充實然時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名田及奴婢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逾困宜稍爲之限以均富貧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爲有改者將以急救也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諸侯王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名田長安公主名田縣道

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王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而是時丁傳董賢方隆貴用事奢汰皆不便詔須後事遂寢不行至王莽時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足而頌聲作秦廢井田是以兼井起貪鄙生強者規田千數弱者無立錫之地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措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然制度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警警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而刑罰深刻他政悖亂未幾而亡後漢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帥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下詔州郡檢察時刺史太守多爲詐巧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及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繇吏祇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虎賁將詰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由是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章帝建初三年山陽太守秦彭典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踴

踏無所容詐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其式班行三府並下郡縣咸度爲三品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也可盡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因詔以布帛爲租賜帝延平元年鄧太后臨朝加意惠恤詔曰問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復虛聲遂多張墾田競增戶口掩匿盜賊貪苛慘毒延及平民自今將糾其罰其各賞覈所傷除其田租至桓帝延熹時乃畝稅斂錢靈帝尤好蓄私藏中平時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名修宮錢而比年水旱傷稼百姓貧苦陸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下窮奢極侈造作無端典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故魯宣稅畝而蟊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又令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錢於是調廣民困畝少費多姦吏浸復爲殘剝人受其害而漢遂以亡魏初令收田租畝粟四升絹二匹而綿二斤晉既平吳制戶調之式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方不課田者輸義戶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二十八文泰始中石苞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師不宜復有田宅今可限之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

十頃以下每品減五頃以爲差而又各以其品之高下蔭其親屬及得蔭人爲衣食客佃者蓋合漢田賦口算而一之然其制丁男一人得占田七十畝餘丁半之故初時天下無事人咸安之及晉東渡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鮮有蓄積獨諸蠻服屬者令各隨輕重收其財物以裨國用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征賦其無貢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其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衷以下坐免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餉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哀帝時減田租畝稅三升而太元二年罷其制王公以下率口稅三斛惟身在役者獨免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於賦法益遠矣宋立悉仍晉課而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無何孝武急於徵斂患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此操切苛迫民悉殫瘁齊興洽而未革竟陵王子良陳曰此輩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及至所督之處則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或尺布之通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值今夕酒諸肉飯即許附申敝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篋貢微缺筆捷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愚謂宜悉停遣近者指以賜勅遠者降以明條既各奉指揮人競自罄何必臺使盈湊反更擾害哉比魏顯祖皇興間早盜相繼轉運頗勤乃因民貧富爲租輸三

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爲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軍國資用今頓罷恐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孝文太和和中時民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民多廢附無官役而豪強徵斂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疏曰頃者人因年儉流移田地漂居異鄉事涉數代始返舊墟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右肆其侵陵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惡各附親知互有長短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人給其可得乎各宜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京之積可有豐於比戶矣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帝深納之乃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民年及課則受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人給田二十畝課時桑桑非桑之土雜時餘果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桑凡田視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蓋自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晉武帝時

已有占田課田之制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書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今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入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閒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又令其得從便賣買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以爲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而無敵與北齊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錢貧者輸力至成帝河清中令男子以十八受田六十六退田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之限又人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田中種桑桑及榆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送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輪遠處中梟輪次遠下梟輪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輪粟五百里外輪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地之法司均掌田里之政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中者皆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隋興田制仍齊賦法仍周先時蘇綽相周傷時稅重嘆曰今所爲制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爲弛之其子威感父志至是相隋疏請減賦

稅甚力高祖方躬節儉勤於政治悉從之後以江表初平益減租寬徭而戶口滋增十二年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冬帝令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以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吁是幾無策矣何貴於均哉

唐代田賦

唐制賦稅之目有三曰租曰庸曰調凡受田百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爲絹三尺謂之庸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狹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於縣門村方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租役皆免其授田之制丁男凡十八以上者受田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未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田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他徙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縣有餘

則以給其比太宗方銳意於治配租以斂獲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樂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四異物滋味口馬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元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於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然是時戶口田實多至僞濫朝廷深以爲患於是監察御史宇文融奏請檢察搜括逃戶及籍外羨田元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無幾獲僞濫及諸免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兼侍御史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議者頗以爲擾人不便陽翟尉皇甫憬上疏曰務德以靜爲本化民以安爲上若欲正土田但責其疆界嚴其隄防則山水之餘卽爲見地何必聚人阡陌故奪農時親遣括量爲哉又使者未識大體所由務以勾剝爲計州縣懼罪據牒卽徵逃亡之家鄰保代出鄰保不濟又便更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察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民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其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繇此縱使伊臯申衛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租客能周給也左拾遺楊相如亦上書爭之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璟爲盈州尉於是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者歲終增籍錢數百萬緡融繇是擢拜中丞馳傳巡歷天下事無大小先上勸農使而後

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揮而後決斷十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已又詔州縣歲上戶口登耗採訪使覆實刺史縣令以爲課最未幾兵變至代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餘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逋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擢豪吏爲縣令而徵督之於是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輒分籍其所有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其不服者威以嚴刑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林爲羣盜縣不能制廣德元年詔畝稅二升以優民而疆寇未夷民耗斂重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白官手力課尋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卽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等上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然自至德後天下兵起因以饑厲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虛廢者不制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驚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又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楊炎作相深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

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而帝方信用炎不疑也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然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之畔起於是因軍興括克益廣及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貞元三年時歲事豐稔上因畋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時豐何故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足李泌奏自變兩稅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以爲軍資自懼違法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輪京師其官司通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有淪沒者罪之帝以立法寬恐得無幾爲疑泌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多而速急則競爲蔽匿非惟鞫不得實而吏緣爲姦所得必覆少矣帝曰善乃以元友直爲諸道勾勘兩稅錢帛使友直逐勾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以爲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四年乃詔已在官者輪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罷於是始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焉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緩絹帛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度支以稅物煩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劓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名雇率配曰和市

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厲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折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停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者其一曰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淫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則兩稅之新制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索最多者以爲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植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飭屬重其役不以窳怠獨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悟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塲園倉庫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以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一槩計估算繕宜其失平長僞絲是務輕齊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役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速之避役復以創制之首急於聚斂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率舊重之處流亡蓋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稅法之重已極而復有

進奉宣索之繁於是巧避徵文曲承磨旨變徵役以名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粗計其直且又或吏理失宜或天災薦至田疇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遊於殿賞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額累加見在疲氓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繇自存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項因軍興每貫徵二百者下詔停之而又禁止進獻之門平準折估之數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合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獨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其二曰穀帛者人之所爲錢貨者官之所制是以國朝著令所取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績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繕之末法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恆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恆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則國用不充宜令所司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令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應出布麻者務於紡績供綿絹者事於蠶桑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征急辦之弊無異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